

業治論 告民治委員會

章士釗

凡人聚而爲羣。各有事焉。而所事縱橫交錯。利益恆見侵襲。不得不有道以治之。俾先分別部居。各安其生。然後同心赴公。以善羣紀。此爲治之大略也。至所以爲治之道。視社會進程之深淺。及當時通人之識解如何。宜有變異。自有羣紀以至今茲。每當國家有大變動。制度文爲。其沿革誠有不同。然出入之度甚微。儒家因有損益百世可知之論。不足以當變異之目。時至今日。古義所之。已經潰決。非從人治源頭。別立新案。即欲勉強收攝。恐亦未能。此本論之所爲作也。

今人競言政治政治。爛熟之極。不假思索。習見吾文成於單音。有時非二字駢稱。不足以盡一意。如法律倫常之類。言法言倫。與言律言常。義均相仿。而乃不厭疊舉。苟卿所謂單足以喻則單。單不足以喻則兼是也。所有雙聲疊韻之字。大半可作如是觀。以爲政治。亦此類耳。而細按之乃大不然。蓋政治云者。以政爲治。上一字以狀下一字。表著治道之所由施者也。在昔君相師儒。舉一國上下所有事。本其賦性之屬於公。非國家爲之紀綱。無能就緒者。設爲專職。任以通材。俾得從事整頓民物。循致上理。號之曰政。魯論所稱道之以政者也。夫政者正也。正者正百官正民皆是也。羣智日夢。情僞百出。因之爲治方術。賢者所見不同。有謂正之宜重法者。曰法治。有謂正之宜重人者。曰人治。以職司言。古來操治柄者。無不爲官。曰官治。近來謀以民易之。又曰民治。今所論之民治委員會。固灼然爲此種思

想所撼動者也。然無論法也人也官也民也。有如帆隨湘轉。望衡九面。政也要爲主峯。故政治爲一其名。何治何治。皆其支別。治道如此。二義以生。一國之事。公私紛披。有截然異乎民間自爲之業者曰政。一也。一國人材。分途致用。而有一部分人。專習爲政。以官爲業。舍官與政。則無可以獨立生活之道。與農工商。及其他食力自足之流。迥異其曹。二也。簡而言之。一爲政與業對舉。二爲政家從政。業家從業。茲二義者。在清極爲國。民事簡單。人欲未張。賢材得位之時。非不可行。且行之而致小康。與太平者。在吾史冊。亦歷歷可見。反之而羣紀日擴。社務繁興。公私政業之界。不可驟辨。強爲區絕。弊害叢生。以言鐵道。國有宜乎。抑私有宜也。此其利病。斷非片言可決。一端如是。他可推知。又科學興。而事尚專長。競爭劇而羣責效率。前此饒毅不知刑名不知之太平宰相。無所用之。所有浮濫政客。腐敗官員。恍若事事知之。而一無所知。事事能之。而一無所能。如前清之候補道。今日之議員。苟其計事程功。焉得更容立足。李鴻章嘗痛責其子曰。爾官且不能做。更欲何爲。前年愚在倫敦。草聯業論。主旨在無論何人。必歸一業。從而聯之。建以爲國。走筆及於政客。無可爲語。因慨然著於篇曰。政客者殆以無業爲業者也。閱者大笑。似此下流所歸。游民所窟。以居高華而策材藝。百業不進。何怪其然。準此以談。政業分途之局。至於今茲。內不勝其腐朽。外不合於時趨。變因變。不變亦變。政治政治之一名詞。勢不得不曳其殘聲以去。所謂業治業者。行若旭日東升。不可逼視也矣。

業治奈何。曰此其條理紛如。非數語可盡。茲姑就民治委員會言之。凡人自占一業。而其同業又力堪自贖。材堪自治。自爲經緯。蔚成一軍。退可自守。進可與人家國者。國內一切爲其業所包孕之大小

事務。宜取而直隸於己部。自董理之。不許他業得侵其權。己部以外。不得更有何機關。或紆或逕。以治理本業。而已部之於他業。除在各業公同之範圍內。俾力共濟外。亦不絲毫有所踰越。此業治之大旨也。當民治委員會之初設也。外間以商人政府營之。謂將承接北京攝政內閣所岌岌不保之統治權。民治云云。實與全部政治同其廣狹。愚前論此。因竊有疑。該會整飭內部。徐徐自表。今知所設委員會。本有多種。民治特居其一耳。八月一日。通電發起整理財政會議。釐然有界。昭然有的。電中所云「一國經濟重心。在於商業。商人出而同負計劃整理之責。尤為適應於時勢之潮流。而允符乎近代政治之通議。」旨趣所在。尤為章顯。愚前此之疑之者。茲又何惜竭誠以迎之。蓋既知以一國經濟。堅綴於己業所棲息之商。凡於商有關之財政。或為自裕。或供國計。其計劃整理之責全引於己。則苟其所計劃整理者。以力持之。期於必達。其至少之效力。如最近紗業公債之屨於農部與國會。不獲通過。紗商坐受其困。以及北京政府加稅不已。高利借貸。以病商而蠹國者。可無其事。且商會如是。他如工會農會教育會種種而亦如是。各業於其所獨者。羣堅壁以清野。於其所同者。復通力以合作。循至今式之政治組織。全然廢止。盡能止義燦然大備之業治制。相代以興。亦意中事也。

(錄自長沙章氏叢稿)